祖母 ?文□羽格 圖□吳雨涵

瀛苑副刊

自從祖父出車禍後,祖母總是一個人靜靜的坐在沙發上,嘴裡喃喃自語的不知說些什麼,空洞的眼神失了焦,或許還為了那些過往的誤解,也或許是終於明白再怎麼爭也是徒然的,就這樣,一個孤伶伶的身影在寒冷的冬夜更顯憔悴。

加護病房的燈還亮著,祖父還持續的與死神抗戰,沒了當年的瀟灑英勇,躺在病床上的,是一個虛弱得不堪一擊的老人家,他的臉龐劃滿了歲月的痕跡,每一條紋路都刻劃著令人動容的辛酸血淚。

年輕時難以釐清的恩怨,使他們兩老早在十幾年前分別住在不同兒女的家中,但最起碼他能從兒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兒孫那聽到她們母親的一些消息,兒女們自然也成為兩位老人家的傳話筒,最常傳的話是祖母對祖父的咒罵、怨恨,而祖父總是靜靜的接受那些話語。兒女們也知道只要能將這些話傳到祖父的耳中,祖母的心也寬多了,彷彿可以暫且拋下十幾年來的不快。這些陳年往事兒孫們早已都聽慣了,只是不確定當年的祖父是不是那麼的英勇風流、逍遙自在,但卻讓祖母必須自個兒挑起一肩的責任。

經過幾次經商失敗,早已徹底將祖父的鬥志摧毀,萎靡不振的祖父發了封簡單的電報回家,告知祖母他決定去「跑船」。祖父常說討海的生活並沒有想像中的艱苦,也或許是祖父哪種性喜流浪的因子,喚醒了他潛在的靈魂,每一次出海就像挖掘到海盜所埋藏的寶藏似的,但是寄回家的錢,並沒有隨著他出海的次數一次次的增加,有時甚至要等上好些年才等到祖父的音訊。

然而,在故鄉,固定的生活支出,和十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,祖父寄回來的錢根本就入不敷出。祖母用私下存的一些錢,倒也學起人家做生意,買了一台推車,賣著自己做的糕餅,芋粿,和麵線,每天三更不到就得起床張羅一切,勤儉刻苦的祖母從不多說一個字,總是默默的承受,偶爾一個人偷偷的跑到海邊,望著那一片深沉的藍,一句話也不說,有時就這樣傻傻地吹著海風等上一天,沒有人知道她究竟在等什麼,然而她滿懷的希望就像擲向大海的石頭,起初會在海面上劃出一圈一圈的漣漪,然後慢慢地,慢慢地,變淺、消失。

等著,等著,就這樣等了二十年,等到的卻是另一個家庭天倫之樂的相片。祖母曾經 幻想過的種種重逢畫面,也隨著一張張令人心痛的照片給硬生生打碎了。堅忍剛毅的 祖母仍舊昂起她的下巴,宣示了她的所有權,堆起了僅存的自尊,扛下了所有負擔 ,祖母無怨尤的將十幾個孩子扶養成人,但心中對祖父的怨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消逝 而褪去,反倒像被一塊熱鐵烙印在身上,無法抹滅的痛楚導致永遠的怨懟與仇恨,直 到現在,看到命在旦夕的祖父,依舊是咒著祖父死去。

辦喪事的那幾天,祖母穿著一襲黑色的大衣,默默的坐在一旁幫忙摺東西,在出殯那一天,祖母甚至傻傻的站在棺木前失神了一會,結婚六十多年,我不知道曾經一同度過生活的他們,有過怎樣的默契,但我卻能感受到祖母內心的茫然無助。然後在祖父去世後最常看到祖母一個人在街道上閒晃,嘴裡喃喃的不知道說些什麼,直到天黑才由警察將她帶回,甚至有時候會失神的踱至馬路上,好幾次都差點釀成意外,或許還在自責是自己將祖父咒死,也或許只有在天堂的祖父才聽得見祖母的呢喃吧!

